

龙山惊雷

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反映煤矿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。

小说描写了一九六四年，某煤矿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中所展开的激烈斗争。作品的主人公、党支部书记黎海峰提出改造矿井，使煤炭产量翻一番的革命方案后，受到了保守思想的反对；阶级敌人也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。当党委通过了这一方案后，黎海峰和他带领的突击队在党委书记高鹏的支持下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，一面向各种错误思想和隐藏的阶级敌人作斗争，一面克服生产上的重重困难，终于取得了胜利。

作品着重塑造了黎海峰、马德山等英雄形象，对其他人物也作了比较生动的刻画。作品的情节曲折，语言流畅，并富有煤矿生活的战斗气息。

这部作品是由中共平顶山市委、平顶山矿务局党委组织创作的。

龙 山 惊 雷

平 学 庆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$14\frac{7}{8}$ 印张 297千字

1979年3月第1版 197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4,000册

统一书号10105·178 定价0.86元

第 一 章

火红的朝阳从东方升起，万道霞光射满长空。位于辽阔中原的龙山，在漫天霞光的映照下，迎来了一九六四年的第一个早晨。

龙山，这卧虎山的余脉，由西向东蜿蜒起伏，恰似一条金色巨龙，腾腾欲起；龙山主峰，宛如骑在龙背上的擎天巨人，傲然挺立。龙山主峰的北面，是龙山人民公社一望无际的麦田和一座座青瓦粉墙的村庄；龙山主峰的南面是龙山矿区。

龙山矿区绵亘百里，雄伟壮丽：那一对对高高耸立的井架，象铁塔一样直刺青天；那急速旋转的天轮，把装得满溜溜的煤斗，从井下提升到地面；煤仓的溜槽里，瀑布般地倾泻着乌黑发亮的煤炭；一列列满载乌金的火车，在百里矿区隆隆穿行……

这个矿区共有十几对矿井。龙山煤矿就座落在龙山主峰南侧：东边毗邻松柏苍翠的青龙岗，西边有一条奔腾不息的龙河，南边是几个村庄和一个明镜般的龙山水库，北边紧靠一座由西向东的防洪大坝。这个矿是在一九五二年破土兴建，

一九五四年投入生产的一对年产三十万吨的矿井。

今天的龙山矿，显得特别热闹。矿工们为了迎接新年，早就把矿里矿外打扮得干干净净，漂漂亮亮。马路两沿到处张贴着“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和“向大庆学习”等巨幅标语；竖井架上悬挂的两条对联，在阳光照耀下，鲜艳夺目：一条是“誓夺新年开门红”；一条是“迎头痛击帝修反”。那节奏鲜明的锣鼓声，压过了扇风机嗡嗡的声音；高音喇叭接连播送着各队的生产数字和庆祝元旦的文艺节目。

一阵汽笛长鸣过后，几十名英姿焕发的矿工，头戴安全帽，脚蹬长筒胶靴，迎着朝阳，拉开大步，雄赳赳气昂昂地朝井口走来。

他们来到井口，人群里腾地跳出一个彪形大汉。这人约二十四、五岁年纪，粗臂壮腰，高鼻方脸，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充溢着一股用不完的力量。他双手叉腰，往人前一站，坚毅刚强，竟象一根钢梁铁柱一般。此人就是龙山矿采掘一队的共产党员、团支部副书记、班长晁明虎。谁都知道，这是龙山矿的一员敢打敢拚、一碰叮当响的虎将。

晁明虎望一眼竖井架上那两条醒目的标语，用他那震耳的嗓门问道：“同志们，今天是啥日子？”

“六四年元旦！”矿工们高声回答。

“咱们应该咋干？”

“誓夺新年开门红，迎头痛击帝修反！”

晁明虎把头上的矿帽猛地往上一推，棱角分明的脸庞

上，堆起了满意的笑容。他想，在这次夺取新年开门红的战斗中，一定要发扬过去那种敢打敢拚，攻必克、战必胜的革命精神，在今年的第一天打个漂亮仗。想到这里，他又亮开了洪亮的嗓门：“对！誓夺新年开门红，迎头痛击帝修反！这是革命的需要，也是我们煤矿工人的光荣责任。咱们要大干快上，多出煤，出好煤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，支援世界革命。”他用明亮的双眼扫视了一下全体矿工，又高声问道：“黎队长经常向我们讲的几句话是什么？”

“身在矿井中，心向北京城；放眼全世界，挖煤为革命！”

矿工们这激昂的声浪，犹如一连串响雷，在长空滚动。

晁明虎见同志们精神百倍，斗志旺盛，心里十分高兴。他把紧握的拳头在空中用力一挥说：“同志们，为了打好今天这一仗，夺取新年开门红，咱们要大鼓干劲，力争上游。好，下井！”

晁明虎的话音一落，矿工们立即涌到了罐笼口。当他们正要下井时，忽听远处传来了一声急促的喊叫：

“明虎！”

大家扭头一看，只见从生产调度室那边，飞快地跑过一个人来。此人中等身材，年约二十七、八岁，黑黝黝的脸膛上，两只眼睛闪射着咄咄逼人的光芒。当他跑到铁道边时，一列满载煤炭的火车，由西向东奔驰而来。只见他一个箭步飞身跃过铁轨，呼啸的机车擦着他的衣角急速驰过，他却头也不回地来到了大家的面前。

“明虎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五点钟，零点班已经突破了一百五十吨，超产是没有问题了。这八点班可要看你们的啦，要大超特超呀！”他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汗水，“黎队长去大庆参观不在家，你们可别给我丢脸呐！”

晁明虎望着他那急躁的样子，问：“你还有啥要说的吗？”

那人连连摆着手说：“对你们这个班，我放心。明虎，咱们先进队一定要旗开得胜，可要完成二百吨呀！”说着，他把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伸出来，用劲在晁明虎面前晃了几晃，又加重语气地说，“明虎，二百吨，二百吨哪！”

晁明虎粗声粗气地说：“你放心吧，只要大巷保证畅通，运输不出故障，拿下二百吨没问题！”

那人心急如火，连连催着晁明虎说：“你们快下井，快下！我马上就下。”

当晁明虎带领战友们跨进罐笼时，那人又冲他们喊道：“明虎，不拿下二百吨，你就——”他见罐笼已进入井下，只好把“你就不要升井”的话咽回肚里。

这人名叫刘长礼，是龙山矿第一采掘队党支部委员、副队长，也是龙山矿有名的一员猛将。自从支部书记兼队长黎海峰去大庆参观学习以后，他负责本队的全面工作。在一九六三年年末的夺煤大战中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他又为采掘一队扛来了全矿年终评比的优胜红旗。当矿党委向全矿职工发出实现新年开门红的号召后，他把胸脯拍得咚咚响，说：

“只要有我刘长礼在采掘一队，红旗就休想溜走！”

刘长礼目送晁明虎他们下井后，心里琢磨着：今天第一班已超过了一百五，估计一百七八没啥问题；二班晁明虎他们能干它二百；三班除了为明天生产作好准备外，再能干它一百五，新年的第一天，五百吨是稳拿了。这面优胜锦旗嘛，嘿嘿，就在采掘一队扎根啦。刘长礼想到这些，心里喜滋滋的，准备马上领矿灯下井。当他猛一转身时，不料竟一头撞到了一个人的怀里。他抬头一看，惊讶地叫道：

“哎呀，罗矿长！”

被撞的这个人叫罗廷业，是龙山矿矿长。他五十多岁年纪，虽然前额和眼角已布满了细细的皱纹，但骨架硬朗，精神矍铄，平时他的脸上总是浮现着心满意足的笑容。

今天的生产任务是罗廷业亲自布置的。他刚从调度室查问过生产数字出来，就来找刘长礼，谁知冷不防被刘长礼撞了一下。他趑趄着向后退了两步，才勉强站稳了身子。

“长礼，你咋总是这么急急冲冲的！井下干得不错嘛，打响开门红的第一炮是没有问题的。你们队是谁上的八点半？”

刘长礼乐呵呵地一伸大拇指，说：“是晁明虎那个班。这一班超它二百吨没问题！”

他们正说着，忽听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响了。广播员清晰有力地报告着各队第一班的生产成绩：“同志们，在誓夺新年开门红的战斗中，我矿采掘一队第一班生产原煤二百零七吨，二百零七吨……”

罗廷业听了这个消息，很兴奋。他向刘长礼连连点着头，

说：“干得很好，很好！”他又反复嘱咐说：“我们龙山矿去年干得不错。当然，你们一队更是尖子喽，不过你们可不能松劲呀。海峰不在家，你这个副队长更要抓得紧一些。如果尖子队变成尾巴队，我可要点你的名咧！”

刘长礼听了罗廷业的话，急忙表示：“罗矿长，你放心吧！咱刘长礼自到龙山以来，对工作从来没含糊过。我现在就下井，保证超额完成任务。”他说罢，正要走，罗廷业一抬手，又留住了他。

罗廷业望了一眼异常兴奋的刘长礼，说：“长礼，我现在先给你吹吹风。据报告，西翼的煤田发生了变化，要不了多久，煤就采完了。所以东翼主要运输大巷的掘进，必须立即着手。不然，西翼的煤采完了，东翼的大巷还没搞成，那问题可就大了啊！”

刘长礼忙问：“罗矿长，你现在有啥打算，情说啦！咱刘长礼还是指到哪儿，干到哪儿！”

罗廷业望着眼前这个浑身是劲儿的年轻副队长，郑重其事地说：“根据咱矿东翼地质的情况，我已经让老古着手搞方案了，准备把东翼大巷还象西翼那样开在煤层里。这样，可以确保采掘衔接，一年拿它三十万吨就没问题了。”

刘长礼完全相信罗廷业的话。他认为，罗矿长对工作不但兢兢业业，而且对领导煤矿生产也是有着丰富经验的，因此，才使得龙山矿自投产以来，年年都能完成三十万吨的生产任务。他觉得，跟着这样的领导是最顺心不过的，只要照着罗矿长说的去做，就不会从先进的行列中甩掉。关于开拓

东翼的问题，矿长提得恰是时候，安排得也很周到，自己根本不需要多考虑。所以当罗廷业的话音一落，刘长礼就把两只胳膊向空中一伸，说：“矿长说得对，我举双手赞成！”

“长礼啊，到时候我打算把开拓大巷这项任务，交给你们这个尖子队。你可要做好大干的准备啊！”

罗廷业的一席话，说得刘长礼心旷神怡。他想，罗矿长把开拓东翼主要运输大巷的任务交给一队，这说明他对自己和采掘一队的信任和器重。这可是个大显身手的好机会，我刘长礼非在东翼大巷的掘进中大干一场不可。想到这里，他一挥拳头，说：“罗矿长，你放心，这一回我非干出个样子不中！”

罗廷业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叫老古赶快把方案搞出来，你要先做好思想准备。我听矿务局总工程师说，除带队去大庆参观的高书记留北京开几天会外，其余的同志已经起程回来了。等海峰一回来，东翼的开拓马上就开始。”

罗廷业的话，点燃了刘长礼胸膛里的火。他认为，采掘一队刷新龙山地区煤矿掘进最高纪录的时刻到了，自己一定要拚命干出个名堂来。他把袖子一捋，用拳头在面前挥了几个圆圈，高腔大调地说：“罗矿长，越快越好，东翼大巷的开拓是不能再拖了。”

罗廷业是很喜欢刘长礼的。他觉得刘长礼干劲大，又听话，确实是个得心应手的好干部。他从刘长礼又想到黎海峰，感到黎海峰的干劲也很大，而且工作有能力，办法多，

在群众中威信又高，可就是近几年来在生产上总想出个鲜点子，在不少问题上听不进自己的意见，有时甚至和自己闹得很僵。不过，这次开拓东翼煤层大巷是当务之急，又别无二路，他肯定会痛痛快快地接受这项任务的。罗廷业想到这里，禁不住伸出右手，拍着刘长礼的肩膀说：“长礼，你们队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，我把任务交给你们，是一百个放心的。等海峰回来，方案搞出来，你俩拧成一股劲，情大于啦！”

刘长礼啪地把胸脯一拍，说：“罗矿长，没问题，任务交给我们，保证提前完成，决不含糊！”

罗廷业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他俩正在兴奋地谈话，一辆吉普车由东边驶来，吱的一声停到了不远的路上。司机小王跳下车，急忙向他们跑了过来。

“罗矿长，报告给你一个好消息。”小王一进门就满脸喜气地说。

刘长礼抢先问道：“啥好消息？”

“听说黎队长他们从大庆回来啦！”

刘长礼一听，也随着说了一句：“唔，黎队长回来啦！”

罗廷业听到这个消息，用手指指吉普车，兴致勃勃地对小王说：“啊，你这个机灵鬼，是不是开车去接海峰的呀？”

司机小王腼腆地笑了笑。

罗廷业一摆手说：“长礼，走，咱们先去矿务局接海峰。”说着就准备上车。

司机小王先跳上车，又习惯地按了几下喇叭，准备发动。正在这时，从井口那边传来了洪亮的喊声：

“罗矿长——长礼！”

罗廷业和刘长礼忙回头望去，只见从刚升井的罐笼上，走出一个器宇轩昂、身材魁梧的矿工。这人头戴安全帽，腰束矿灯带，脚蹬长筒胶靴。他那黑里透红的脸膛上，两道浓黑的剑眉又粗又长，一双明亮的大眼闪烁着热情、机敏而又刚毅的神采。他望着罗廷业和刘长礼，不停地向他俩挥动着手臂。

罗廷业定睛一看，十分惊讶：“嗨，那不是海峰吗？”

刘长礼二话没说便向井口跑去。他边跑边拉开嗓门大声喊道：“海峰——”

黎海峰突然从井下上来，这是罗廷业和刘长礼所万万没有想到的。

二十多天前，黎海峰带着全矿职工的重托，在矿务局党委副书记兼龙山矿党委书记高鹏的带领下，和全局参观学习团一起，来到了日夜向往的大庆。他一踏上大庆这块火热的土地，闯入眼帘的是石油工人战天斗地的火热情景，是高耸入云的钻塔，是星罗棋布的储油罐，是一列列飞速穿行的满载原油的火车……黎海峰望着这雄伟壮丽的现代化石油基地，心情万分激动。当他随着参观的人们来到一口油井旁边时，陪同他们参观的同志告诉大家，这就是会战初期，铁人

王进喜同志带领工人打出的第一口油井。这时，只听那位同志介绍说：

“当时，苏修叛徒集团使用了种种卑鄙的手段卡我们，认为我们中国人离开了他们什么也办不成。他们胡说什么中国要想摘掉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，比登天还难。呸，屁话！中国石油工人一不怕压，二不信邪，心里燃烧着对帝修反的怒火，怀着为毛主席和祖国人民争气的坚强信心，浩浩荡荡地开到了大庆。

“那时的大庆，头上，青天一顶；脚下，荒原一片。严寒，能把金属冻裂；狂风，能把帐篷掀走。在这重重困难面前，资产阶级老爷们哭丧着脸拉我们的腿，泄我们的气。但是，大庆工人手捧毛主席的书，发出了豪迈的誓言：‘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！’

“当钻机运到火车站的时候，运输工具暂时还没有。钻机那么重，路程那么远，咋把它弄到井场上呢？铁人王进喜同志挥动着拳头说：‘为了跟帝修反争时间，抢速度，早开钻，早出油，早把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扔进太平洋，咱们要用两个肩膀、两只手去把钻机搬回来！’工人们一呼百应，扛的扛，拉的拉，撬的撬，开始运起了钻机。绳断了，换一条；杠折了，找一根；左肩磨破了，换右肩……就这样，他们一路号子一路歌，硬把那么大个钻机，从远远的火车站搬到了井场。钻机安好了，可没有水，还是开不了钻，他们就砸开冰河，用水桶、脸盆硬是端来了几十吨水，使钻机旋转起来，让原油提前喷出地面。”

黎海峰听着这激动人心的介绍，捧起石油，看了又看，闻了又闻，思潮象滔滔油浪在翻滚。他心里惭愧地想：龙山和大庆相比，差距真是十万八千里啊。大庆工人在那样的艰难条件下，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人斗，战胜重重困难，终于拿下了大油田。而龙山矿现在的条件，比大庆会战时好得多，难道我们煤矿工人就不能象大庆工人那样，为工业生产更多的“粮食”，为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吗？毛主席把自己从万恶的旧社会拯救出来，做了国家的主人。作为一个煤矿工人，就应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，为党、为国家、为人民生产出更多的煤炭，不然就对不起毛主席，对不起哺育自己成长的党啊！

当天晚上，黎海峰躺在招待所的床上，辗转反侧，思绪万千，久久不能入眠。他想，我们国家要实现农业机械化，要大幅度发展机械工业，要巩固国防，要搞基本建设，哪一样都需要钢铁。可是要使钢铁工业上去，必须有足够的煤炭。象龙山矿这样，年年都是三十万吨，怎么能适应正在飞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呢？怎么能和全国人民一起，彻底粉碎苏修叛徒集团对我们的封锁呢？他又反复琢磨起了怎样使龙山矿产量翻番的问题。他想过来又想过去，再也躺不下去了，便穿上衣服，悄悄地走出了屋门。

这时正是深夜两点半钟。

黎海峰一口气跑到高鹏的住室，敲开了他的门。

高鹏让黎海峰坐在自己对面的椅子上，然后亲切地问：“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睡呀？”

黎海峰心事重重地说：“高书记，看看大庆，再想想咱龙山矿，我怎么能睡得着啊！”

“哈哈，怪不得你半夜三更来敲门哪！”高鹏笑着把床头那件军大衣给黎海峰披在身上说，“那就把你的心里话说说吧。”

黎海峰把身上的大衣拉了拉，望着高鹏说：“高书记，咱们国家那顶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已经摘掉了，可煤炭落后的帽子还在咱头上戴着哩！当前，国民经济正在出现新的跃进局面，各行各业对煤炭的需要量不断增加，可是咱煤炭工业却远远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，作为煤炭战线上的一员，心里咋不着急呀！我想咱们应当学习大庆工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，甩开膀子大干一场，把煤炭产量搞上去，把落后帽子摘下来，甩它十万八千里！”

“好，说得好！咱们学大庆就得有这个雄心壮志，有这股子‘甩’劲！”高鹏用他那双热情、鼓励的目光望着黎海峰，期待着他继续往下说。

“高书记，象咱龙山矿，年年老在三十万吨上爬，这怎么行！回去以后，咱们应当用大庆精神打破矿井定型论，在一两年内把产量翻它一番！”

“嗯！”高鹏微笑着，郑重地点了点头。

“这场翻番仗怎么打呢？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，就是捅开禁区，向石灰岩进军！你最了解情况，咱龙山矿这么多年为啥产量老在三十万吨上徘徊呢？其根本原因就是西翼大巷开在了煤层里。由于咱们矿的地质条件特殊，顶板、两帮

压力大，下边还有地鼓，巷道断面不能加大，只能单轨运输，井下采的煤再多也运不出来。现在西翼的煤已经快采完了，开拓东翼大巷已经迫在眉睫。我想，咱这一次能把大巷开在坚固的石灰岩层里，扩大巷道断面，就能变单轨为双轨，使运输能力提高一倍，再加上其它方面的相应改革，煤炭产量不就可以成倍地增加了吗？”

黎海峰的话，说出了高鹏近几天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。自到大庆以后，他每参观一口油井，一块菜地，一幢干打垒宿舍，一户人家，甚至和石油工人的每一次谈话，都有力地激励着他下决心改变龙山矿区的面貌。今天晚上，他怀着激动的心情，给矿务局党委写了一份报告。在报告中除了谈了谈他学习大庆的体会外，还提出了在三五年内使全矿区原煤产量翻一番的意见。为了取得经验，以点带面，推动全局学大庆、闹翻番的群众运动，他还建议把自己长期生活、战斗的龙山矿，作为闹翻番的试点，决心在一两年内把产量提高一倍，其主要措施就是开拓东翼石灰岩大巷。现在他一听黎海峰也说了这个意见，心里非常振奋，说：“海峰，你的想法很好哇！看起来，我们是非向石灰岩进军不可了！”

“高书记，你也在考虑开石灰岩大巷？”

“是啊！”高鹏接着说，“过去国外曾有人说，石灰岩一米也不准动，动了就会出大水，淹没矿井。咱们有些同志，也受到了这种说法的影响。可是，咱们的方总工程师一直认为，对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，不能一概而论。石灰岩能动不能动，要根据具体的地质条件而定。这就是说，要动石

灰岩，必须做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，把石灰岩的含水情况弄清楚，并找出相应的办法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打胜这一仗。”

黎海峰深深地点了点头。

停了一会，高鹏从枕头底下取出两本书递给黎海峰，说：“今天我接到一个通知，参观结束后，叫我留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。这是大庆的同志赠给我的《矛盾论》和《实践论》，你先把它带回去吧！回去以后，你要上靠党委，下靠群众，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，用‘两论’作指导，搞好调查研究。”

黎海峰把两本宝书装进衣兜里之后，两个人便谈起了同王进喜同志的几次会见和几天来参观的感受。同时，他俩也对下一步在学习大庆的群众运动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，进行了深入的交谈。

黎海峰临走的时候，高鹏又拍着他的肩膀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海峰，向石灰岩进军，这打的不仅仅是一场自然仗，也是一场政治仗。这一仗打好了，就能在龙山脚下树起一面学大庆的红旗，就能为全局将来向石灰岩进军开一个先例，做个榜样。因此，咱们要学好大庆的根本经验，要政治挂帅，实事求是，相信科学，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，去夺取胜利。”

东方的天空已经泛白。黎海峰走出高鹏的住室，觉得身上的劲头更足了，方向更明了。他跑回宿舍，趴在桌子上，就满怀激情地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战友们写起信来……

黎海峰就是怀着这样强烈的革命愿望，离开大庆，回到龙山的。他回矿没有休息，就立即奔赴井下，参加了新年第一班的夺煤战斗。

刘长礼跑到黎海峰跟前，紧紧地握住了他的双手，使劲地摇晃着：“海峰，我和罗矿长正要去接你，想不到你从井下冒上来了。你走这些天可把大伙儿想坏啦，今天总算把你盼回来了。”

黎海峰望着兴致勃勃的刘长礼，禁不住伸出拳头，照他的胸脯上捅了一下：“长礼，我想咱矿，想大伙儿，也想你啊！”

这时，罗廷业也走到了黎海峰的面前。他注视着黎海峰脸上滚动的汗珠、剑眉上粘着的煤尘和身上还散发着热气的工作服，说：“海峰，你一回矿就是一身热汗，一身煤灰。不用问，这第一班的二百零七，就是你在井下领着干的吧！”

黎海峰笑了笑，说：“这是和大伙儿一起干的。”

刘长礼拍了一下黎海峰的肩膀，十分兴奋地说：“海峰，这些时你不在家，罗矿长已吩咐古科长搞东翼大巷的开拓方案了。刚才罗矿长还说，准备把开拓东翼煤巷这项艰巨的任务，交给咱们一队哩。真来劲，又有硬仗要打啦！”

罗廷业靠近黎海峰一步，说：“海峰，长礼的劲可是鼓足啦。你这一回来，咱乘着学大庆的东风，等开拓东翼大巷的方案一出来，马上就开工。你和长礼要拧成一股绳，千方百计地提前完成任务，保证采掘衔接，一定得保住咱龙山矿